

飞扬

青春校园记忆
美文精选

写给二十年
的自己

省登宇◎主编

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飞扬 · 青春校园记忆美文精选

写给二十年后的自己

省登宇 主编

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· 北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写给二十年后的自己 / 省登宇主编. —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 2012. 6

(飞扬·青春校园记忆美文精选)

ISBN 978-7-5125-0373-1

I. ①写… II. ①省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09666 号

飞扬·青春校园记忆美文精选·写给二十年后的自己

主 编	省登宇
责任编辑	戴 婕
统筹监制	葛宏峰 李典泰
策划编辑	何亚娟 刘露芳
美术编辑	刘洁羽 王振斌
出版发行	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经 销	国文润华文化传媒(北京)有限责任公司
印 刷	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00毫米×1000毫米 16开
	10.25印张 134千字
版 次	2012年6月第1版
	2012年6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125-0373-1
定 价	18.00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: 100013

总编室: (010) 64270995 传真: (010) 64271499

销售热线: (010) 64271187 64279032

传真: (010) 84257656

E-mail: icpc@95777.sina.net

http://www.sinoread.com

第1章 雨季不再来

- 雨季不再来 ◎文 / 陈晨 006
- 美好短裙物语 ◎文 / 金子棋 019
- 丢失了梦的清晨 ◎文 / 徐筱雅 031
- 摇滚的日子 ◎文 / 朱戈 050

第2章 双生花

- 双生花 ◎文 / 张希希 078
- 小子，小子 ◎文 / 刘雯 086
- 写给二十年后的自己 ◎文 / 刘雯 093
- 一个有关于我爱罗的童话 ◎文 / 马岩龙 098

第3章 十年

- 坠入天堂 ◎文 / 陈晨 106
- 桃太郎 ◎文 / 刘洋 134
- 十年 ◎文 / 张希希 141
- 十一月分开旅行 ◎文 / 曹兮 152



第 1 章

雨季不再来

那些多年之前的事情，像是不褪色的电影，像是薄雾
里他们模糊恍惚的脸

雨季不再来 ◎文 / 陈晨

一切都要过去，像那些花，那些流水。

——三毛

—

好些年过去了。在夏天即将要来临的时候，我又回到了这个南方小镇。

空气中依旧有那种潮湿的香樟树的味道。小镇的雨季依旧是在春末夏初的时候来临，天空依旧是弥漫着细小的、没完没了的冷雨。

南方小镇总是在雨季里被潮湿寒冷的雾气所包围。小镇的人们像是盒中之兽，没有谁可以在雾气中逃出来。

我知道他们困了几十年，又或许是几百年。

他们的记忆，根深蒂固在这里。永远也不会被泯灭。不会丢失。

那些多年之前的事情，像是不褪色的电影，像是薄雾里他们模糊恍惚的脸。我知道，我一直记得。

我仿佛又看见了向牧。穿着黑白条纹的短袖衬衫。站在那条两旁种满香樟树的街道的末尾。

他看见我来，熄灭手里的烟蒂，把一袋青苹果递给我，

对我说，这个，给你姐。

我低着头，有些胆怯地对他说，知道了。然后，我看见他转身，双手插在口袋里，往回走去。

是小镇的傍晚，夕阳在天空上被撕裂。昏黄的阳光一点点沉落下来。我看见，那些阳光伴随着向牧的背影，消失在我的视线中。

二

那年，我十二岁。姐姐十六岁。向牧，十九岁。

似乎从很小的时候，我就知道向牧这个名字。那个时候，向牧是这个南方小镇上所有男孩子的偶像。我也不例外。很小的时候，他父母就离婚了，母亲和别人跑了，他跟了他父亲。不过，在他十二岁那年，他父亲去了更南方的城市，把他留在这个小镇上。他从很小的时候，就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。

他开始和小镇上的不良少年混在一起。

小镇狭窄而阴暗的弄堂里，常常会发生一场斗殴。数个男孩子扭打在一起，伤口和鲜血暴露在南方潮湿的空气当中。向牧打架很厉害，他一个人对付五六个男孩不成问题。很快，他就成了那群混混的头头。

那时，我一向觉得他是威风而且英俊的。手下几十个混混任他呼之即来，挥之即去。我听到，那些令我害怕的小混混管他叫大哥，还给他递烟。

当然，向牧之所以会和我的生活联系在一起，是因为我姐姐。

向牧喜欢我的姐姐。是那种义无反顾的喜欢。

可是，姐姐却不喜欢他，甚至是讨厌他、厌恶他。

那时，我刚上初中，姐姐已经高二。每天，她都和我一起放学回家。往往是在幽深而且不透风的小弄堂里，突然窜出几个小青年，挡住我们的去路。而向牧会很潇洒地从那几个小青年背后走出来，然后，

对着我姐姐笑。那种笑容邪邪的，又有点孩子气。

他就这样对着我姐姐笑。什么话也不说。

而姐姐总是飞快地拉起我的手，绕过向牧和那几个小青年。我看到她板着脸，一脸不开心的样子，甚至有些紧张和窘迫。而当我们走远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听到后面传来的口哨声。姐姐总是自语道，神经病，流氓。而我，总是忍不住往后面看，我发现那几个小青年在对着姐姐吹口哨。而向牧，则是一动不动站在那里。他还是朝着姐姐微笑。

像个傻傻的孩子一样。那个时候的向牧，一点也不像打架的时候，那个时候，他威猛，冷酷。而现在，他像一个孩子。

其实，我是希望姐姐能和向牧交往的，那样我就能光明正大地和向牧混在一起了，我就能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，没有人再敢欺侮我，也没有人再敢嘲笑我了。向牧会让那群混混帮我教训那群可恶的孩子。我要像他们对待我一样对待他们。我要朝他们脸上吐口水。往他们身上扔石子。

我还要骂他们，你们才是没有父亲的孩子。

三

我是个没有父亲的孩子。

我没有父亲的概念。从小到大，我就和母亲和姐姐生活在一起。我甚至没有看到过父亲的样子。我只知道，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，就抛下我们走了。他走到哪里去，为什么走，我都不知道。

我什么都不知道。

似乎姐姐知道父亲，她也许还记得父亲的样子。但是，她和母亲一样，不允许我在家里提到父亲，也不允许我问任何关于父亲的问题。小的时候，我甚至为了父亲在家里又哭又闹。我哭闹着说，我要见他，我还要去找他。我要让他回来，让别的孩子看看，我也是有个爸爸的

孩子。

母亲忍无可忍，将手中的陶瓷碗扔到了我的头上，血顿时从头上流了下来。姐姐和母亲手忙脚乱地帮我包扎，姐姐心疼地在我耳边说，弟弟，为了他，不值得。他根本没有存在过，弟弟。

我在疼痛当中模糊地听到了姐姐的话。我不明白姐姐为什么会这样说。我感觉有液体在我的头部依附着。它的出现使我的头很疼。但我感觉到了，那种液体是冷的。冰冷的。

也许，我从小就是一个习惯寒冷的孩子。

初夏漫长的雨季，在我的眼里，是寒冷的。那种寒冷，没有任何安全感和依附。那种寒冷，给我带来了恐惧和孤独。

南方小镇的夏季来临的时候，总会有一段绵长的雨季。一连几个星期，都下着没完没了的雨。有的时候，大得吓人。有的时候，淅淅沥沥，像是没有重量。伴随着雨季，香樟树也开始掉叶子。红色而干枯的树叶伴随着风雨不断落下。在空气中，残留最后一丝潮湿的香味。

我终于知道连冬天里最骄傲的树也会苍老。以前，我一直幼稚地以为那些密密麻麻而且坚韧的叶子是永远不会枯萎的，也不会坠落。事实上，任何东西都会老去，都会离开。

都会消失。

而那些在冬天里都不坠落的叶子，却在这个南方小镇的雨季里，纷纷落了下来。

它们，是不是和我一样，已经感觉到了这个雨季的寒冷呢？

一个又一个阴雨天，我靠在窗边，看着沉闷阴郁的天空，轻轻闭上眼睛。往往就这样，睡了过去。

四

我和姐姐还是一样，过着平常的日子。姐姐读书很用功，成绩很好，老师都很喜欢她，母亲也很欣慰。而且，姐姐长得很漂亮，头发天生的乌黑和柔顺。夏天的时候，她总穿着一条白色的连衣裙，在小镇一条条狭窄的弄堂里穿梭着。这个女孩，似乎天生不属于这个狭小而俗气的小镇。

我想，也难怪向牧会如此喜欢她。

向牧开始在每天放学后等她。他依旧是穿着黑白条纹的衬衫。学生们看到靠在校门口电线杆上抽烟的向牧时，总是会发出一阵小小的骚动。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开始议论。

——原来那个人就是向牧呢。传说中的“黑帮”老大呢。

——真是英俊。

——他喜欢三班的叶一阳呢？就是那个美女，还是学生会主席。

——只好像叶一阳不喜欢他。

——真是痴情，每天在这里等。

学生们也只敢小声地谈论，不敢过于声张，像是怕被他盯上，看到向牧的人都快速地避开了。

而每当他看到我姐走出来的时候，都会扔掉手头的烟蒂，把手紧紧地插在牛仔裤袋子里，眼神专注地看着我姐走出来。

而姐姐，却从来不看她一眼，尽管，她知道向牧在等她。她总是提一提书包，加快步伐从向牧的身边走过去。而他，只是在我姐后面跟着，一声不吭。姐姐越走越快，时不时转过头用余光看看后面。终于，她停下了，转过身，对向牧说，你别这样跟着我行吗？

她的声音是冷漠的。

向牧只是微笑。对她说，我只是，想送你回家，怕你危险。

我一个人可以的，你不要跟着了。她说。

哦。

.....

只不过，向牧依旧每天在校门口等着姐姐。他经常拎一些水果给我姐姐，有新鲜的樱桃，桃子，还有青苹果。而姐姐从来都是不收的。所以，向牧会把那些水果给我，让我带给姐姐。我常常会在街末看到他。他问我，你姐姐喜欢吃什么？

我说，青苹果吧！很小的那种。

他点点头，递给我一个黑色的袋子，又对我说，里面有一些，拿回家给你姐。

那个时候，我有些犹豫。因为，姐姐不仅一次警告过我，不要再拿向牧的东西。还让我告诉他，她不会要他的东西。

她每次说起向牧的时候，语气总是有些恶狠狠的。她对我说，以后，不要和那个流氓说话，知道吗？

以后，你可不能像他那样，多没出息。

你以后要是再拿那个流氓的东西，我就打你。

流氓——这就是姐姐对向牧的称谓。在姐姐的眼里，向牧就是一个流氓，一个令人厌恶的小混混。仅仅而已。

可我，仍旧每次接过向牧让我转交给姐姐的东西。也许，是我害怕对向牧说出姐姐让我说出的那些话。

回家路上，我拎着那一袋青苹果。想到回家，把东西给姐姐，她一定会狠狠地责怪我，我心里就担心和害怕起来。路过河边的时候，我一横心，把那袋青苹果扔到了河岸旁，然后，飞快地跑。可是，跑着跑着，心里却难过起来。

不知为什么，我又跑了回去，想去把一袋青苹果捡回来。可是，当我跑到河岸的时候，却发现，苹果早已被河水冲走了。只留下那只黑色的袋子，上面沾着河岸旁的泥土。我捡起那只黑袋子，对着那只袋子发呆。

我突然觉得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。失去了知觉。

五

六月的某一天，我在家里写作业，姐姐在学校补课。

下午三点，姐姐急匆匆地跑回家，还没放下书包，就气喘吁吁地问我，你知道向牧在哪里吗？我去过他家了，他没在家。

我有些惊讶，疑惑地问她，你找他？

是啊，来不及了，要出事了。你知道他会去哪里吗？

看得出，姐姐十分着急。这是她从来没有过的。她在我眼前晃来晃去，白色的球鞋上还有雨水和泥渍。冥冥之中，我感觉到，一定是出什么事了。至少在姐姐看来，是大事。

我赶紧带着姐姐去小镇上的台球馆。我知道，向牧八成是在那儿。那里是混混们的聚集地。他们在那里打台球，看录像，抽烟，打扑克。我每次经过那里，都会好奇地往里面看，对我而言，里面的世界是刺激的，也是我渴望却可能永远也走不进去的世界。

天空依旧是下着小雨，我拉着姐姐的手奔跑在泥泞里。到了台球馆，我有一些犹豫，似乎是不敢进去。可姐姐果断地拉着我冲进了台球馆。

台球馆里面灯光昏暗，烟味很重。隐隐约约的，我看到几个穿着暴露的女孩依偎在几个男孩怀里。还有绿色的台球桌，地上的啤酒瓶，男孩的咒骂声。

我一眼就看到抽着烟，拿着球杆的向牧。向牧对于姐姐的突然出现十分惊讶，赶紧摁灭手里的香烟。

姐姐冲上前去，对向牧说，你去救救蔡理杰，几个人要找他麻烦，只有你能救他了，求求你了。

向牧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对姐姐说，他在哪里？我们现在就去。

蔡理杰被几个高三的男生堵在了离学校不远的一条小弄堂里。我一眼就认出了那个站在最前面，对蔡理杰做挑衅动作的男生，他是高三的老大。

那几个男生一看到向牧的出现便飞似的跑了，根本不用向牧出手。

而蔡理杰，狼狈地站在那里。他的衬衣被那几个男生撕破了一点。

姐姐冲上前去，仔细地打量着蔡理杰，然后，紧紧地抱住他，哭着说，还好你没事，吓死我了，他们说要把你打残了。还好你没事，还好你没事。

那时，我终于明白了所有的缘由。那几个高三男生带人来找蔡理杰麻烦。而我姐姐，喜欢蔡理杰。而他们来找他麻烦的原因也许正是这个。

对于蔡理杰，其实我并不很熟悉。只是常听姐姐说起。

——他是从北方的一个城市来的。说普通话特别好听。

——他是因为父母工作的原因到这里来的。

——他是学校跳高队的。

——他在元旦晚上弹吉他。

——我们班有很多女生都暗恋他。

……

我不由地看到了向牧始终冷漠的脸，他的脸上依旧是没有表情。

但我知道，他心里一定很难过。尽管他知道姐姐不喜欢他，但也不希望接受这样一个现实。

我抬起头，看着灰蒙蒙的天空，这雨季，什么时候能过去呢？

六

我忽然想起了好多关于向牧的事。

弄堂里的孩子们欺负我，骂我是没爹的孩子。向牧看见了，冲上

去打那些孩子。他还对我说，你要争气，只要学习超过他们，他们就不会来欺负你了。

每个下雨天，向牧都会拿着雨伞在校门口等姐姐，他怕姐姐淋着雨。而每次看到我来接姐姐时，他只是一声不吭地离开。

我家的老房子屋顶漏水了，姐姐和母亲忙成一团都解决不了问题。向牧知道了，委托几个人很快就把屋顶修好了。

.....

经过那件事情之后，姐姐对向牧的态度好了一点。但仅仅是一点。她仍然不喜欢向牧在放学的时候等她，仍然讨厌看见向牧。

但姐姐开始不太在意我和向牧讲话，甚至和他出去玩。向牧每次带我玩的时候，都要提到我姐姐，问姐姐最近是否可好，学习怎么样，大学准备考到哪里。我的心里不再有任何顾忌，都很坦诚地告诉了向牧。

小镇南边的山上有桃树。一个又一个的夏天里，他常常带我去南山坡上。我在山上摘桃子，在桃树林里奔跑。那是我难得开朗的时候，从小到大，我太过习惯郁郁寡欢的生活。而我，把向牧看成我唯一的朋友。尽管，在我看来，他对我好，是因为喜欢我姐姐。

南山下面还有一大片芦苇。

夏天的风吹过，芦苇缓慢地摇晃着，起伏不定，像是大海。

向牧会兴奋地冲进那片芦苇之中，白色的芦花顿时飘洒起来，散落在天空中。

我听到向牧在里面对我说，知道吗，其实有些东西，是注定落空的。而有些喜欢，其实也会变成习惯。尽管，这对于一个人来说，是一场劫难。

他还说，其实，他早就知道姐姐喜欢蔡理杰，那几个男生也是他派去找蔡理杰麻烦的。但之后，却发现自己很傻。他说，注定不是自己的东西，也许不管怎么样都无法得到。人的感情更是如此。

七

生命是一场寂寥的马戏，我们孤独地表演着自己。

生命是一场寂寥的马戏，我们戴着面具欺骗自己。

八

我和姐姐离开这个南方小镇是在我十四岁的夏天。

而蔡理杰在高考的三个月前，回到北方。他要在那里考大学。也许，他永远也不可能回到这个南方小镇了。

那年的夏季即将到来的时候，照例是下起了寒冷的雨，似乎就要开始绵长的雨季。可是，雨下了两天就停了，之后的天气始终是艳阳高照。当小镇的人们感到欣喜和意外的时候，殊不知，一场灾难也要来临了。

六月四日的夜晚，我们家住的那条弄堂里失了火。

是邻居家的电线老化所造成的。其实，刚开始火势并不大，但是，由于弄堂里都是木结构的老房子。火势蔓延得很快。弄堂里的居民都被这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所吓呆了。人们惊慌失措地逃出了弄堂。

那天晚上，我和往常一样，睡得很熟。在蒙胧中，我闻到了烟味和母亲的叫喊声。我迷迷糊糊地苏醒过来，却闻到满屋子的烟味。母亲狠狠地拍着我房间的 door，边喊边踢着。慌乱之中，我赶紧下床。

开了门之后，母亲一把抓住我的手就拉我往外跑。

等我们到了安全的地方时，火势已经很大了。我隐隐约约听到有人哭了。弄堂里的人们所住的几十年的房子就要毁于一旦了。而这场火对很多人的损失也不可谓不大。

混乱当中，我突然想起了什么。

我顿时感觉两腿发软，颤抖着对母亲说，姐姐……姐姐……还在里面。

母亲听了惊叫起来，原来，她以为姐姐早就跑了出来。她发疯似的要往里面冲。我和邻居死死地拉住她。可是，母亲还是歇斯底里地叫着姐姐的名字。

这个时候，我模糊地看到了一个身影。

他身材高大，穿着黑色条纹的衬衫。

我看到那个身影冲进了火场。旁边有人想去拉住他，有人尖叫了起来。

我知道那个身影是谁。

顿时，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在我脑中爆炸。我的眼前一片黑暗。

九

那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像是一场噩梦，很多人被这场噩梦击倒了。所幸的是，没有谁在大火中离开。

姐姐最终被向牧救了出来。她只有轻度的烧伤。而向牧，烧伤严重，被诊定为二级伤残。

弄堂里的人们开始搬迁。有的住到小镇的另一个角落去。而我们一家，要离开这里，去姐姐读大学的那个北方城市。那个城市的夏天，不会再有漫长的雨季。

我只知道，这场大火没有让我取暖。反而，让我感到更加寒冷。这种寒冷，令我不知所措。

离开的前一天，我和姐姐去医院看望向牧。

已经是深夏，天气炎热，阳光猛烈。我和姐姐买了很多百合。姐姐说，要把这些花插在花瓶里，放在他的病房里，这样，他的伤就会很快好起来。